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　御製詩　卷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周興岱

謄録監生臣謝錫位

御製題鄭剛中北山集

公論千秋不可誣進因秦檜是邪途左遷究以權奸迕七疏曾於正史無弗核始終將避彼難逃衡鑒用吟吾雖云幹蠱由其子作偽心勞實拙乎

按鄭剛中金華人紹興中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出為川陜宣撫副使史稱剛中由秦檜以進故於和議不敢有違及使陜西棄和尚原與金後又以宣撫專擅忤檜竄謫以死是其人依附權奸梯榮倖進本無足

取令四庫全書所録剛中北山集有諫和議四疏及議和不屈一疏又救曾開胡銓二疏既與正史不合又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蒐括章奏事實無遺而不及此七疏葢剛中集乃其子良嗣所編恥其父附秦檜因偽撰諫和議等疏以葢前愆此雖良嗣之幹蠱乎而千秋公論邪正難誣所謂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館臣以剛中詩文尚可觀録入全書披覽時因為題什以懲作偽云

北山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北山集三十卷宋鄭剛中撰剛中有周易窺餘已著録是集一名䏰笑篇凡初集十二卷中集八卷後集十卷初集起宣和辛丑至紹興乙卯中集起紹興乙卯至甲子皆剛中所自編後集起紹興戊辰至甲戌爲

乾道癸巳其子良嗣所編始末具見剛中自序及良嗣跋中此本題初集二集三集而相連編為三十卷葢康熙乙亥其里人曹定遠重刻所改非其舊也史稱剛中由秦檜以進故於和議不敢有違及充陝西分畫地界使又稟和尚原與金後為宣撫使時始以專擅忤秦檜意至竄謫以死今集中所載諫和議四疏及議和不屈一疏大㫖雖不以和議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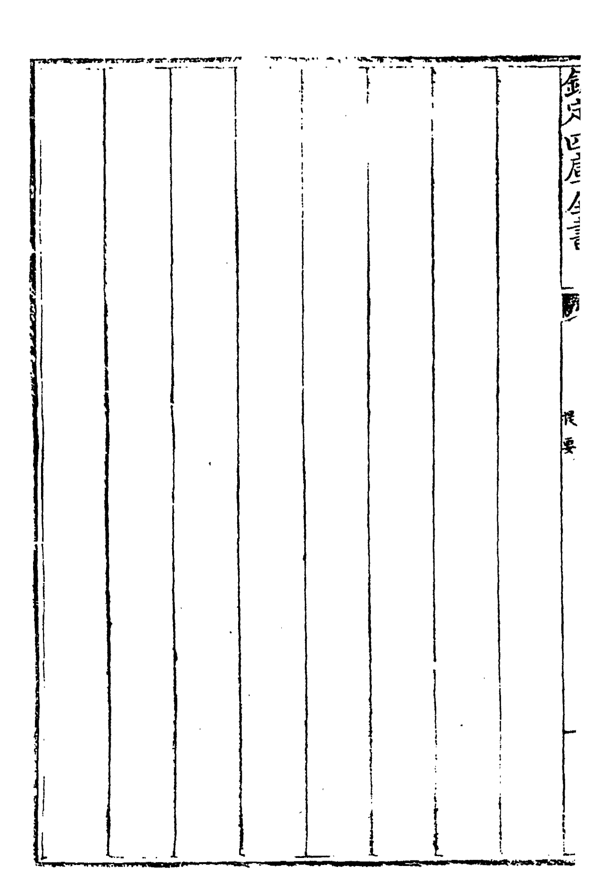
非而深以屈節求和爲不可又有救曾開一
疏救胡銓一疏與史皆不合徐夢莘三朝北
盟會編於當時章奏事迹蒐括無遺獨不及
此七疏曾敏行獨醒雜志雖記剛中與李誼
等六人共救胡銓事然但云入對使坐亦不
云有疏或者良嗣恥其父依附秦檜僞撰以
欺世歟諸疏之後多良嗣附記之語若斤斤
辨白心迹者是必於公議有歉故多方回護

如恐不及李綱胡銓諸集亦何待如是嘵嘵哉剛中封州自叙詩有曰我昔貧時冬少袴四壁亦無惟有柱自從脚蹈官職場煖及奴胥妻子飫線引針入敢忘針入室古云當見妬是始終不忘秦檜剛中且自道之矣亦烏可揜也至其詩文則出于南北宋間猶及見前輩典型方回作是集跋稱其文簡古詩峭健在封州詩尤佳其品題則頗不謬云乾隆

四十六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北山集原敘

北山初集即余所謂笑腹編也余以紹興乙卯至甲子歲所録文字自號北山中集笑腹編則宣和辛丑至乙卯歲中所録者因號初集若辛丑以前見於紙筆者皆為盜所火不復能記憶矣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藁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為余收拾者否所未能知也紹興甲子十月日序

北山初中二集先君所自名且手所分類也蓋録宣

和辛丑至紹興甲子歲所作之文良嗣因以第其卷不敢有變易後集則遷簀中號藂稾者良嗣放初中而編次之自戊辰至甲戌歲無遺焉總三集為三十卷凡一千二百一十四篇仍以年譜冠于篇首庶幾覽者按譜玩辭得以見出處之大致若乃甲子戊辰之間數載先君方經理西南公餘撰述亦富而攜稾之桂陽以横逆故亡失良嗣纔能省記一二以附于中集之後繼此或訪尋有得當為别集以補其闕先

君之序初集也其末云甲子而後時時因事有槀老懶雜置篋中他日有能為收拾者否嗚呼頃所亡失乃爾是豈逆知其然耶不肖孤無以塞責徒悒悒抱恨而重惟先君一生無他嗜好惟簡編硯墨未始以居艱治劇而輟蓋所樂者在是也少之時業科舉其所為文學者爭誦讀之而雅不自喜故弗見於集三集之外有周易窺餘十五卷晚年精力殆畢於此書又有經史專音左氏九六編及其他雜著皆可傳於

世今刊行自三集始乾道癸巳仲夏朔旦男良嗣拜

手謹識

北山集卷一

宋　鄭剛中　撰

論治道人材疏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

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辯博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玉巵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為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誠為過夫高之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其失視甚高論者猶不啻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為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

難入哉故臣常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于恕論治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忘遠害也見小利忘遠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成貪竒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以所難侈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敦本節用修禮正名未起者加工未備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内治而外自賔如是則所以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修蕩名節而不勵謂為遠而不肯行謂為重而不復舉玆又人君之

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謂以小人間君子也以小人間君子則雜而已矣令恐皐夔不可以世有稷契不可以輩得與其捨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磨礲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茍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具恕乎至若倚忠為奸盜名欺世無能為而可以害吾之有為託能言而有以搖吾之國是者玆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論

人材歸于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惜乎文帝獨不以是而要釋之耳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含之量謂祖宗率皆疏通耳目容納臺諫故即位以來加惠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裨于萬一而開懐屈意舜禹不能過持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資誤蒙擢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啟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餘非高而誕謾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

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常齟齬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尚庶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

採用羣言疏

又奏曰臣竊見比者北使造朝人情疑慮咸謂國家數年蟠屈待時之氣一旦又詸甘言而自解於是感激不平者咸以所見抗論于上夫論事者言不切至則事不可回論事而欲其必回則其言常多偏偏勝之論聽者難之而人主或至於厭聞矣然可否相濟社稷之福雷

同之論古今之患故聖人之建功立事寧使衆智必陳可否相反而不欲上下諛悅雷同而相比寧使發揚宣布戇愚而面折不敢使其緘默隱避顧望而腹非惟吾守中平至當之道裁應事機故雖衆多之論時有偏勝過直者亦一切虛心容納之所以下有盡言之忠上有兼收之美而事亦無適而不當也敵人之恨臣子緘於骨髓然國家士馬之氣力財用之源流智者當自默識而心計之機雖不可不投患亦不得不慮彼乃肯開我

以好言示我以善意我亦何辭而峻絶之乎絶之誠易也後日之策計將安出謂有揚旌電掃問罪破竹之勢則平時自可用之何待絶使者而後可以為乎故專意不與敵和者臣知陛下自可優容之古人有言聽者事之候也計者存亡之機也陛下跨馬横槊以有天下敵人情偽何待馬援言之然後在於目中聽言定計當亦審矣疎逺之臣懐區區不自已之意上瀆天威惟陛下幸赦其愚　尋為貢院看詳官五月除尚書考功員外

郎先君謂銓曹所繫考功為繁且重吏姦出沒非一已所能勝乃於視印之日集羣吏告之曰吾本書生州縣間條令猶不盡知而况於省部自今予奪惟爾之聽但已揭榜于外有不當者許士夫再以狀來來則窮究於爾無貸也既而士夫果有來者命之坐呼吏使前開拆以理士夫知不可無所恨若吏情得則立斷以法如是不過懲三四吏皆讋服不敢犯而滯淹無壅黜陟以明縉紳德之

辭監察御史疏

九月除監察御史奏曰臣田野寒生造化遺物科名甚晚吏職何畀朝廷召從遠方置在樞屬閱歲未再試以郎曹臣方夙夜省循懼無以報稱萬分而陛下又親擢而用之夫六察中臺之要選也豈臣闒茸無狀者之所宜冒處欲責報效宜付賢才伏望睿慈收還誤恩以安愚分不允

辭殿中侍御史疏

十一月除殿中侍御史奏曰臣稟資甚愚立志良苦比由考功郎官蒙陛下親擢繆參六察之聯未淹三月之久督稽違而無效念忝竊以知慚竄斥之虞朝夕以俟洊加罷使敢復叨居今世態方艱事功未濟耳目之任殿中執法者實共司之顧臣何人可冒茲選伏望收還成命更付良士非但公朝王論之有託亦微臣愚分之少安不允

諫和議奏疏

時朝廷與敵議和先君奏曰臣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已就和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强敵改意事雖可喜可疑至於屈已之言則臣之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間關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敵爭者非癡則愚又況彼遣使曰休兵我何辭曰用兵彼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彼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

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屈己則臣所未詳夫屈己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繒者有割土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為宗社下為生靈不得已而為之今國家之於金人土地為其所據金繒子女為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常自貶而臣稱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本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為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

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北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郡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函紙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於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卜陛下倘未以為信試呼二三大將問之彼不至為鄙瓊必不率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

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强敵之奉命至境
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眙愕相顧悽愠而
返則結讐造怨蓋不淺淺曷若早辭報使者曰江南雖
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
以塞大國之責勿辱顧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
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於悔禍未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勵
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
臣恐敵人便未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

下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吏令各與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仍開心諭之曰强敵邀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謂可許則後日彼再封一函紙又甚於此計將安出謂不可許即有邊陲之警孰為吾當之彼如慷慨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遠引前代鋪敘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於今日者為陛下言具梗概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罪當萬死

再諫和議疏

又奏曰臣竊聞北使就館朝廷差官同王倫等計議衆論皆謂朝廷審處適中必無過舉和議之事次第可成此至幸也然衆皆知和議之可成而不知垂成之事亦復可敗要須有道以濟之何則彼所求出於平易其事必成彼所求出於甚難其事必敗事之成也謀畫可以繼進事之敗也智者無以善其後此幾微禍福之原不可差以毫釐者陛下應之可不審乎有如彼求我以甚

難則和議之敗蓋有兩端其一激怒於敵人也二則激怒於國中也有一于此非但和議之不成蓋亦產禍之甚速臣請試言其略朝廷若曰彼不可從必峻辭而拒之彼必曰稱臣者汝也請和者汝也致我使往來者汝也今遽云爾是我不紿汝而汝復無信也其激怒將如何和議當自是敗矣朝廷若曰彼不可違悉俛首聽之國中必曰是無中夏也是棄君尊也是忘宗廟也雖有防川之力恐不能防人之口其激怒又如何和議亦敗

矣為今日計者必當以適中之論調䕶其間其從之也
不使激怒於國中其有可辭也不使激怒於敵人周旋
曲折以就其事如是則和議可成矣雖然適中之舉要
在勿速有如未就益擇善議論之士熟為使者開陳道
理使其心解意悅共擇兩平之道守而行之仍曉然令
内外通知勿使下有憂疑之意如是則事無不濟漢韓
安國有言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側聞咸平二年章
聖皇帝謂曹彬曰北鄙終成和好此事須朕屈節為天

下蒼生然又須執綱紀存大體即為久遠之利陛下欲謀事就祖其法章聖之意而已矣郅支求侍子漢議遣谷吉送至庭貢禹持不可曰春秋之義許夷者不一而足先儒謂節制之不求稱其欲也陛下欲占古語其合春秋之義而已矣陛下孝友之心感天地而動金石微臣區區之意惟恐朝廷行之失當有害成議其數以和議為言者乃所以欲和議之成也陛下恕其愚否

三諫和議疏

又奏曰臣竊見講和之事初則士大夫以為憂中則民庶以為憂今則將帥以為憂士大夫見朝廷審處適中未有失策方朝夕為陛下同心謀慮共圖善後之計初以為憂而今少定民庶則視士大夫為舒卷者也見士大夫之情稍安於前故其憂亦緩而未迫間之道路獨將帥之憂洶洶如風濤爾朝廷但知今日某人入館議事明日某入內奏稟而不知士卒切切之言曰益憤激此其為患不可不慮也蓋陛下間闕之初收拾西北流

離之士拔為將帥分置軍旅相倚為安危者踰十年矣曰北騎入邊詔使守禦者諸將也曰盜賊據險詔使招捕者諸將也諸將顧雖未能有大功名自見然其所以事陛下者甚久且勤今陛下一旦欲成和議北使在館曾未與諸將道其曲折寧不使其疑且憂歟安知其不深思自念曰我輩平時不能相與展力今乃使君父至於屈已降氣則懷厚恩而感激者必至於自懟又安知其不相與語曰和議既成我輩自是當漸無用而朝廷

自是漸至於相忘則防後患而危疑者必至於自恐使諸將懟且恐其終不為朝廷憂者無是理也臣愚謂此後勢當選擇大臣別作措畫以繫諸將之心目今且當分遣官吏廣宣詔旨以慰諸將之意繫諸將之心則和議成與不成皆不相妨但少俟敵使北去之後議之未晚臣未敢進其說也至於慰諸將之意則勢有不可緩者陛下誠即日遣人分詣諸屯諭以至意使知朝廷施設皆無過當事成則與汝等强兵積粟漸為進守之計

不成則與汝等鞠旅陳師圖為後日之舉雖成否未知真偽相半然皆不捨汝以圖功也如是則將帥安而羣論息人情通而和議固矣傳曰高鳥盡良弓藏今日豈陛下藏弓時乎愚瞽之計願陛下即施行之勿以為疑也

四諫和議疏

又奏曰臣累具奏稟講和事惟在審處中道務令可行陛下亦頗采納其說謂北使今已在館足可商議臣不

勝幸甚今者如聞敵書緘藏未肯分付意欲陛下實行臣事之禮拜而奉之臣實駭懼且今日之事或從或違各有大害惟于從違之間求得中道乃可施行然而不可急也臣冒死畢其說惟陛下留神省察臣聞齊楚交善之國也秦欲伐楚先使張儀紿楚約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之絕齊楚王大悅羣臣畢賀獨陳軫不賀楚王曰不煩一兵不傷一人得地六百里子獨不賀何也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矣且先出地後

絶齊秦計必勿為也先絶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矣楚王不聽使勇士詈齊王絶之使將軍受地於秦張儀指謂楚使曰從某至某可六里楚之君臣始大悔今日講和之事臣竊謂類此而又有甚焉者夫不因謀慮不勞師旅而輒欲復故地還梓宫歸母兄反宗族是其所以許我者何止商於六百里耶秦欲使楚絶齊彼欲使我受詔使楚絶齊不過孤其旁援而已使我受詔是欲伐吾之本根也墮其計而孤旁援為禍猶淺墮其計而

伐本根禍無乃深乎此不可不察也雖然用陳軫之計則必使秦先出地後絕齊然而秦不肯也令使彼復故地還梓宮歸母兄反宗族而後奉詔則彼亦不肯矣軫恐後責地受張儀之欺則我豈不憂後求五事為敵所紿乎道理分明如此則講和之事自當絕之然而上之百執下之國人皆紆回曲折共為陛下圖善後之策而不欲絕之者古語有云利則行之害則捨之疑則少嘗之今日之事正可以為疑也陛下孝友之性動天地而

感金石釀酒奉觴曰欲上長樂之壽故臣子亦不敢專言其害止欲陛下以為疑而少嘗之爾何則彼見吾今日朝廷氣力稍强號令漸一以地勢言之則又據長江而憑襄漢彼與其涉遠勞師而容有後害曷若設謀用計而制其十全此其智慮不淺然萬有一焉者彼或腹心相攻族類内潰欲有中原而患力之不足欲平故怨而念恩之無從則革意回心事有不可知者此正疑則少嘗之之時也少嘗之之道當如何亦曰推我誠心領

其善意汝封一函紙來吾謹待爾使欽聽爾言可從則致禮以答之不則修辭以謝之執紀綱存大體如是乃可今北使就館踰數日必欲屈陛下為自古帝王所不行之禮此豈謂之講和哉是其心非但欲使楚罵齊而自絶然也亦猶癡賈操奇貨於市知人欲之則予價愈多而愈不肯售願陛下少回天意更賜從容命大臣於從違兩者之間求一可行之道與北使再三商量庶幾協濟講和之議陛下不可專見可從之利而忘其害事

茍失策非但楚受六百里之欺為天下後世笑而已幾

微之禍有不可測者仰惟哀憐臣子之心而俯聽之臣

不勝懇祈之切

議和不屈疏

奏曰臣昨日與臺諫連書入奏乞令王倫等盡力取敵

書納入方為令日兩全之策如聞聖意允許不勝幸甚

然臣有一言更須控陳惟陛下哀憐聽之所謂取敵書

者但欲為北使作道地爾恐書至而我不屈則彼或以

為未滿故欲取而納入今日納入明日見使者或書與使者偕入置使者幕中大臣授書入之陛下徐出見使者如是則不屈非彼所知也是謂兩全之策至於陛下聖躬則雖書入而不可屈也聖人有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隱微之中天下所同見陛下勿謂禁密之中可以潛行天日之表可以暗屈一人知之什百人言之四方萬里皆傳矣或謂臣曰陛下為親屈傳之天下何害臣應之曰親歸地得播告中外布禮以謝大國之恵天下

不敢議正恐親未必歸地未必得徒取天下後世笑爾又或謂臣曰彼諾而我信之有如負約則曲爲在彼於我無愧是又不然墮其計則解體喪氣精鋭銷愞何所不有又或謂臣曰彼非前日比謀亦何用蒼蒼悔禍事寧可知臣又應之曰用謀者敵人之常情革意者古今之萬一立國之道以守常爲正而不可以僥倖爲心大抵破人之國奪人土地者未嘗不患其再興也若曰令不滅越後必悔之則吳君臣所以慮越者如何曰汝忘

會稽之恥耶則越君臣所以念吳者如何非特是也秦嘗破荆矣後與荆人和荆乃起為秦敵又破魏矣後與魏人和魏乃起為秦敵故秦之謀臣痛誚其主謂其不早成業者良由不絶滅荆魏而使其得以收亡國聚散民而再立宗社也然則堅敵之待殘國其心忍矣故傳載其語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隣禍乃不存由是觀之敵人之情真可畏哉若乃陛下孝友格天祖宗德澤在人强敵改心事隨世變於理不可謂之無獨不可全信之

爾一書遠來未見端的天子屈帝尊而受之無乃信之全乎陛下為親而意切天下念君而心危矣臣又得之王倫謂彼後日有南北羇縻之請此尤不可之大者一言許之後不可爽今日奉詔之事乃是和議之初未嘗速慮但作悠悠之語不思事至之時遂至無晝令若又以此事許其後日則今雖平和後復難處惟陛下稍回聖心思慮後日祖宗基業不全矣民力窮矣人心危矣更令失計悔將如何伏望憫臣戇愚察臣疎淺但見人

情物論有不允當故盡取以告陛下使陛下初不過聽置臣言責之地則臣豈敢越職犯分累冒天威哉臣不勝懇祈之至

缺題

奏曰臣聞自下劘上非全身之謀再三而瀆非得已之計竭陳愚悃仰冒帝尊臣比緣使事條陳利害數千百言大要欲得和議不敗天子不屈而已昨與臺諫乞令專委王倫取敵書納入陛下念祖宗存大體之訓畏古

人犯衆怒之言俯從其計事以獲濟不勝幸甚然臣尚有私憂者敢因事濟之初妄獻預謀之策南北羈縻之請臣所憂也果有是耶其不然耶令或不正其始則他日從違無策利害益深矣臣料陛下旦夕必再見使者與之計議大抵彼有所欲寧難之於初不可悔之於後難於初彼自見理而止悔於後彼固得以歸曲也如聞朝廷亦嘗叩問驛客所有羈縻之人欲於何時交付臣謂審之是也問其時則非矣要當為彼言如某等人可

還某等人不可得開言創意宜懷遠圖勿謂事未至而謾云也且如今來許我者事事皆得籍兵之衆而可遣乎臣請備論之通和之後其割以還我者必止是空地無府庫也無蓄聚也無大姓豪民也梗莽丘壠之間所留者老病孤弱豈復有强壯可戰鬬之人郡縣既開東南虛實籍兵之衆平時倚以為用者又一旦舉而還之則衆心解散不待立六國後而人各指其故鄉矣可不念哉和議既成萬端俱起凡有措畫便當為經久之計

不可僥倖而苟就也說者謂數年畀屈祈哀自請追敵國專使來臨許以通好豈容輕失其意他時敵遣萬騎臨江人情駭懼吾内顧財用自知不足外督將士或恐難用則事亦可虞此陛下之所慮也紀綱散矣士馬空矣衣食竭矣得宗族而復不能保得土地而復不能定大河之南藩籬蕩然如失元氣之人忽忽待盡此臣子之所慮也陛下之所慮能作而起之豈不在我臣子之所慮苟至其時則無策矣審量輕重顧久圖遠惟聖心

加察焉臣聞爵禄者勵世之具也陛下操爵禄而欲有為何所不可然羣言交入衆智紛然好謀能聽此前史獨稱於漢祖盖事方危疑國論未定必有揣摩傅會之士投隙而進其心雖止欲獵取陛下之爵禄而不知禍毒可流於天下惟陛下禁其萌焉臺諫天子以為耳目臣愚陋不足以當陛下視聽之責斷不敢導天君以姦聲悪色也感激言狂至於流涕冒瀆天威罪在不赦

申救胡銓疏

奏曰臣竊聞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書論使事其言狂
悖力詆大臣聖恩寛容聞止除名送昭州編置可謂父
母之矣然臣區區尚欲一言者非謂銓無罪也臣獨以
陛下南渡以來未嘗拘顧忌諱逐一言者豈不以時方
艱難事功未濟與其罪狂夫而容有後悔曷若并包並
受以來天下之言故内懷一概者雖伸吭感激悠咨天
地陛下卒聽而納之如是者有年矣今也豈不能容一
胡銓以増盛德之光乎重念銓一介書生坐無思慮但

聞衆論洶洶不知使事曲折原其用意亦為愛君銓本貫吉州奉老母于此銓竄遠去母將疇依陛下方孝友格天欲成和議若置銓於聖度之內使其子母相保不至狼狽誠莫大之恩也臣不勝禱祈之至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劾施庭臣疏

奏曰臣聞人主褒功賞善不及於邪佞人臣持說論事戒在於反覆臣伏見新除起居郎施庭臣比緣抗章陳

事陛下初自監察御史趙逵南榻物情大駭立朝有識之士聞其姓名者皆掩鼻唾之臣以備員殿中欲論數其短迹實有嫌兼是時國事計議未決不欲桼瀆天聽故噤黙而不敢吐令和議以定羣聽咸孚而庭臣又别有差除臣固不得不言矣和議國之大事所見異同計謀相抵皆不害其為正令庭臣之得罪於公論者為其反覆也庭臣初語人曰吾持講和之論獨與勾龍如淵同且如淵之論使事陛下所知也其説大率欲得和議

不至於敗天子不至於屈就從違兩者之間平允成之
此如淵之論也亦臺諫之論也亦朝廷侍從百執事之
論也故陛下采而用之卒以有濟若庭臣之論其告陛
下者不可得而知也其語人者則不復更存綱紀不須
更有商議必令兵民投降天子屈體而已是安得與如
淵等議論為同乎然其初則宣言與如淵同者蓋幸臺
諫之說勝則彼未為異故也今來忽自立說則無所不
至指金人為中原湯武嗚呼不知指誰為桀紂耶以至

詆誚上下咸蒙繆稱慨然有自任天下之意何其欲重誤蒼生與徒以敵書未入人情憂惑又妄意陛下厭羣言之交進慮和議之或失故持傅會之說於危疑交迫之際試一嘗之有如投合則市道之態不過欲與沈該輩獵取陛下之官職而已供職之後自知不為公論所容先探問詞頭美惡對客議論又輒變改巧情黠狀日益以甚夫和議之不可失雖三尺童子知之陛下受和之初所進用之人宜得端詳靜審有謀慮之士為國家

外修和好内為自立之計然後天下不至於疑他日施為必皆聽命今若所用如此則鮮廉寡恥者漸以累集邪佞小人皆懷諂順之心寧不使天下反以和議為疑乎陛下收拾俊彦圖濟艱難其布在朝廷者亦須外允公議令使庭臣入侍殿陛瞻望清光出則士大夫惡之道路指之重為朝廷之羞矣伏望聖斷罷黜庭臣以快輿論臣不勝區區之心

又劾施庭臣疏

又奏曰臣初四日曽劾奏施庭臣論事反覆乞賜罷黜

新除起居郎指揮臣俯伏待命未蒙施行不勝疑懼臣

伏仰陛下孝友格天和議允濟聖意必謂更取庭臣輩

進擢之則可以勸率臣下固和議於永久臣謂庭臣不

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而已何則講

和之議出於天意斷自聖心國論之決久矣北使入境

百執事朝夕之所講究者止為屈與不屈非為和與不

和也庭臣何得於議論屈已之時力陳不和之害以速

君父之拜乎使其在靖康時臣知其為徐秉哲王時雍矣且不和之害何獨庭臣知之臣等未嘗不以是為言也但庭臣則置屈巳之害而不言操市道之姦於危疑急迫之際專以敗和之害搖動陛下之心迎合陛下之意茲豈憂國之人哉陛下見而悅之傳於天下人且疑之曰存綱紀者朝廷未以為信務順從者朝廷獨厚其賞通和之後得無可憂何天子罷諫臣以勸臣下歟臣故曰庭臣不黜則講和之意不明適足以起天下之疑

者此也使庭臣而有憂國之策獨不可從容一二日俟禮文允當敵書納入徐為陛下陳之乎且屈已一事乃左右大夫國人皆曰不可者萬目注觀羣心憤激如防積水於危隄之内一穴而出其勢不靖令庭臣之疏聞其有將帥不足畏兵民不足恤之語真有是乎此非教陛下以涉春氷馭朽索之道也有如宸意難回此言可入則毒流天下矣賴陛下采聽羣言舉行中道帝尊不屈國事自定得百辟之心得六軍之心得萬姓之心得

隣國使者之心實不因庭臣之計而至是也嗚呼官爵礪世之具陛下持以賞穿窬何耶聖王之法誅人必以其意庭臣於羣言逆耳之時進傅會揣摩之說意可誅矣矧其持論反覆自叛自合一日數變其為侍御史也自知不安則供職之後託官長以為辭其得左史也自知不為衆論所容則省劄到門徧出看謁作妾婦自明之態為人如是而可以親殿陛邇清光乎陛下初雖悅之事定理明今可以見其奸矣臣嘗謂元帝御樓船未

定便有沈舟之患然諫者爲宗廟社稷之計不得不切張猛徐陳安危之理則帝亦霽威而聽之矣試使元帝不說之時張猛之言未進薛廣德免冠未起或有一人從旁刺船而前曰橋有虎必毋往請登舟以濟彼元帝亦何爲而不悅也但書之史册傳之後世不知肯謂刺船者爲賢乎前日陛下念親欲屈將輕其身此欲乘危之時也羣臣持不可則欲陛下之從橋也舉行中道則元帝感諫者之言而自悟也庭臣乃從旁刺船而請者

陛下盍亦察其為人乎投之遐陬未為過典寢其除命大是寬恩顧乘得士之昌永遠佞人之殆臣不勝犬馬之愚

三劾庭臣疏

又奏曰兩具奏劾施庭臣苟合市進論事反覆乞行罷黜聖意保全尚此寬貸臣寔疑懼若庭臣論事情狀臣於兩奏中言之盡矣不復敢陳但庭臣初除侍御史給事中繳之恬然就職後讀沈該之章怨恨言者始託官

長為辭而求罷逮除起居郎臺章論之傲然不顧受劄之後徧走人門知不為衆論所容復杜門而辭免則庭臣之為人也無廉恥極矣十手爭指萬口同非臣為執法之官而使螟螣在於朝行烏雀遊於殿陛臣亦胡顔以寧三陳懇叩之章屢犯尊嚴之怒必期竄逐以允師言

自劾奏疏

奏曰臣聞臣之事君貴在不欺子之事父可以情懇雖

值雷霆之怒敢陳螻蟻之私臣比緣北使在館計議不決於十二月二十三日與御史中丞勾龍如淵右諫議大夫李誼連名入奏乞於二十四日同赴都堂見宰執商議聖旨許之緣當日所議未盡復連奏乞二十五日再赴都堂聖旨許之議定理須躬稟聖訓復連奏乞二十六日合班上殿聖旨又許之忽於二十五日晚宣押勾龍如淵李誼赴内殿奏禀而臣不與也臣憂懼惶惑不知所處即欲闔門待罪而國事未定人情不安小己之

私豈敢輒布令也使事已定羣聽交孚臣可以懇祈陛下矣臣聞臺諫之官天子以為耳目蓋所親信而不疑者也官有小大而受責則同陛下呼臺諫議事而臣獨不與必臣於和議之計有不可與聞者其為耳目也疎矣禍福之幾係於使事計謀不臧繆以千里陛下呼臺諫議事而臣獨不與必臣於和議之計有不能宣力者其為耳目也廢矣居陛下耳目之任既疎且廢雖聖庭包容未加誅竄而臣負此二罪豈得自安陛下方收拾

俊彥圖濟艱難必得有氣節之人聚之朝廷然後他日可責以事功之效使臣僥倖誤恩但知苟祿則陛下亦何所用之人不劾臣臣當自劾伏望聖慈罷臣殿中侍御史職事特賜黜責庶協公議

當爭論講和之際先君自度與廟堂不合俾家人裝以俟譴而上知其忠悉納焉

懇留曾開疏

奏曰臣竊得於傳聞曾開罷禮部侍郎衆論疑惑開之

所坐臣未得而詳也然聖恩從來優禮侍從未嘗輕有罷黜雖言章論數其短者猶委曲保全其去此開之罷所以人不能無疑每見人稱開厚重質實有文采論今日朝廷人物者必指為善類宜無顯過得罪於清議也或謂止緣近日議論使事略有異同遂至牴牾獨臣以謂不然陛下聖度如天物物並受數降詔旨謂令此通和之事無非審處中道務令經久可行固嘗許羣臣條奏利害一二來上陛下之心可謂酌人情而濟世者則

開也雖有大同小異之見吾君父寧不諒其心乎謂緣論使事而罷者非也求其所以致罷者而勿得無乃開戇愚太甚至有妄發狂瞽之言聖意忤而不能容者則開之罷疑或出於此也臣數日前嘗上疏乞罷柳約召命未聞施行夫約之爲人陛下當自知之事重貫而求其厲事路眞官而問其術姦淫之事又詳於孫悟之妹其素行不待臣暴章而後露也然如約者陛下猶欲拔拭而用之則如開者豈不能容忍而留之乎約之來陛

下雖未必侍從之開之去陛下雖未必終忘之但朝路見一曾開去一柳約來進退人材似有可疑此衆論之所以惑也一曾開去便未損於朝廷恐如開者又或去焉則有損矣一柳約來便未累於朝廷恐如約者又或至焉則為累矣聖人虛心屈已禁萌於甚微而防患於甚久方今北使遠來計議未定愛君憂國之人心魂夜悸謂禍福之幾皆在乎此是雖衆智交陳羣策並入原其用心皆為區區正當容納各領其意他日事成使論

事者自懷無遠見之羞豗或不成陛下回思言者不至有悔如是可矣況陛下南渡以來聖德日躋略無過舉如前日胡銓上書狂悖削吏瑣而投荒宜矣然猶從大臣之請俯加原貸則閑之罷臣誠有望於聖恩焉武帝初不能堪汲黯之言其後則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故卒優容之此臣所以懇祈於天聽也臺諫天子以為耳目下有公論而不上聞則是耳目失其所司也臣忍為是哉縷縷之言期以

報陛下而已矣上瀆天威罪當萬死

修纂屬籍總要疏

時修纂屬籍總要先君奏曰臣契勘紹興五年内宗正寺丞孫緯等修纂祖宗仙源慶系屬籍總要共二本一本進入一本崇奉在寺其書以太祖皇帝為一總太祖宗皇帝為一總秦王為一總又以母氏始生宗婦宗女宫院官爵壽考賜謚各為一條分類成書書成被旨候及二三年再行接續紹興八年十一月内宗正少卿張

紬以元降聖旨申請條纂臣見與寺丞陳確等參照施
行外緣三京宗司報到事迹名件與舊額有牴牾謂如
某人舊書若干子今所報狀或多寡之不同某人舊書
係某位下今所報狀或生出之不同此類不一謂舊書
信也則孫緯所編初有得於傳聞者謂舊書誤也則今
報所責未必皆其親的所供未敢便以報狀為信輒廢
舊書臣等今將諸司所報詳加考訂除與舊書並無增
減交互者即不再行開具外具有增減交互去處兩書

並用小字注入庶幾新舊俱存前後可考更二三年真僞復互見矣如當聖意乞將孫緯等前來進本降下本司以憑修注施行候畢日再行呈進庶幾仰稱陛下惇宗厚本之意　二月與方庭實兩易為秘書少監先君喜曰吾好古之心惟日不足今得平生未見之書而讀之一何幸也侵疆既歸上遣樞密樓公炤出諭京陝四月命先君以本職為參謀轉宣教郎行府所至選將帥隸軍馬訪疾苦經用度以至表揚忠義振卹隱狐先君之

畫為多其所撰文字有請除罪籍

奏曰臣檢會今年正月五日赦書内一項新復州縣見停廢文武官將校公吏未經甄叙人並許赴所在自陳保明以聞當議時與甄叙臣竊詳劉豫僭竊逆天悖道謂之有功者實助豫為虐之人謂之有罪者未必真坐累也今豫所錄者朝廷包含混貸捐其舊惡豫所斥者朝廷從而棄之可乎方使無辜抱恨之人伸吭自訴有司錙銖原減論如常程則是朝廷尚為偽齊行法也臣

愚欲乞應新復州縣官吏軍民被罪有文字照驗者並不理遺闕減降未經敘復者即依本等敘復內有元因劉豫補受復為劉豫廢奪者永不在甄敘之限庶幾罪功兩平衆論惟允　又請放王樞等

奏曰臣准今年六月四日尚書省劄備坐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趙彬奏逐處申到西賊出沒事奉聖旨令臣相度措置務要彼此情通各獲安帖仍詳具聞奏者臣契勘李世輔挺到西夏招撫使王樞見在四川宣撫司收

管看養并據趙彬申到前後捉獲夏國一百九十四人送邠寧州慶陽府等處羈管臣相度關陝初復正與夏國為隣欲令將帥通書恐計議未必周盡而於國體有傷置而不問則彼此疑礙莫之肯先情亦無自而通矣兼前項人留之無益于事還之則感恩荷德更相告諭理或有補臣愚欲望聖慈將王樞并趙彬羈管一百九十四人許臣呼至行府犒勞放還夏國不惟使邊境有感嚮之心實可以示朝廷廣大之意如蒙允許乞作睿

旨行下

重監司郡守疏

奏曰臣聞内外之臣共持法度今雖未治積久必安内外之臣共懐苟且今雖少安積久必亂監司郡守朝廷委以治外者也今付授之際曽不審擇出而為政率多苟且之人臣頃於州縣間見大而獄訟小而筦庫奸藏不法庸繆昏老者在處有之而監司郡守熟視不顧以不按治為長者以能容忍為得體百姓號呼怨詈以日

為歲作過小吏方偃然自安朝廷幸而廉得一人時有

竄謫大率去不過二三程州郡又復容庇於所在私酤

過稅請囑公事愈更擾人究其原皆初不審擇監司郡

守之過而又屬吏犯法朝廷未嘗問所屬以容庇之罪

彼苟且者謂吾終更之日能幾何時何用拂人情而斂

怨故坐閱吏奸漫不加省嗚呼為陛下赤子者何辜哉

臣願陛下詔大臣使先重監司郡守之選無狀者勿以

輕授次嚴監司之法容庇者輒坐之圖積久之安去苟

且之弊天下治矣

先君自當言責抗論無隱排擊邪佞不去不休權

臣秦檜嘗有以喻意輒以理却之

除宗正少卿疏

九年正月除宗正少卿奏曰臣自幼讀書惟務行已晚

而筮仕但知愛君至於智慮暗愚材力綿薄則叨冒罷

使之初盡懇祈於陛下矣然臣待罪殿中令纔兩月凡

所論奏悉荷包容有可施行即蒙采聽此臣所以昕夕

自誓願效萬一而適當多事之日略無展力之勤陛下使居耳目之任而下情不以上聞使居風憲之地而奸佞不能力去則是陛下所以待臣者不啻天地父母而臣之所以圖報者可謂狐神明而負寸心矣按其無狀付之司敗臣亦流涕而知恩若猶憐之俾從補外之祿臣尤刻骨而懷感屬籍亞卿地清職峻厚顏以處臣亦何安伏望聖慈收還成命與一在外合入宮廟差遣庶安愚分不允

請褒贈李喆疏

請褒贈李喆奏曰臣訪聞故文林郎前原州彭陽縣令李喆建炎四年原州陷沒移治界上偽彭陽令執以獻邊人三予官三辭其後指為歸附轉儒林郎喆持牒自言曰初因捕獲不敢受歸附之賞封還之劉麟聞其名委京兆府以禮津致終拒勿起臣入陜西或謂喆無恙下原州訪之則喆於今年六月已死遺孤尚幼生理蕭然志節分明衆所嗟憫伏望聖慈將喆特賜褒贈錄用

其後庶幾存沒感恩尚知忠義之有報也

褒進三老疏

又請褒進三老人奏曰臣初入陝西即訪問高行之士有奉議郎前原州道判米璞朝請郎前知隴州劉化源奉議郎前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士民衆口一辭謂璞當廢齊亂常羣偽爭進之日杜門謝病終不受汙關陝之人見璞則知有朝廷今雖童稚能道之化源守隴狐城既陷賊守視之不得死驅入河北鬻蔬菓隱

民間十年卒不屈辱以歸長孺當逆豫萌兇之日嘗致書備陳祖宗徳澤勸其轉禍為福豫怒毀除告牒囚之百日後復起之以官長孺堅卧自若也三人皆本貫耀州業儒登科亂離以來糠豆不贍而高風善行藹然有聞臣於本州津致前來親加勞問而璞苦風痺右足幾廢化源等已老步履亦艱難雖作聖旨行下發赴行在緣以老病各不能就道伏望聖慈憐其陷沒之久察其志節之高特與除宮觀差遣仍進官一二等償其閒廢

之日使璞等優游祠祿爲鄉曲門戶之榮實聖朝激勵風俗之道也

十一月除權尚書禮部侍郎轉通直郎

奏曰臣困頓餘生羇孤弱植脫身下吏廁迹周行蒙陛下奬擢之恩已非一日展力從事者亦屢試矣迄無片善可效萬分未從司敗之誅繆竊道山之祿茲復叨冒人其謂何又況宗伯之司國之所重貳卿之職其選甚高法從清聯朝廷所以命士非若庶工之冗容可以一

介允也側聽已行之命實懷非據之憂仰兾鴻慈俯從愚悃收還恩寵以副公言不允　尋兼詳定一司勑令十年九月以年勞轉奉議郎遇明堂恩封滎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戸十二月除試尚書禮部侍郎奏曰臣學識荒疎人材猥下攝官宗伯誤蒙踶使之恩而黽勉周章寸長不效已知踰分更俾即真不懇祈君父而求避焉則公朝銓擇之鑒臣實累之也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别選通才庶幾可以佐官長之討論措禮文於隆盛不

允

兼權尚書刑部侍郎十一年五月除寶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奏曰臣竊以侍郎分曹治事其選高矣而密承上旨者其職為尤重階官辨秩為等品已貴矣而陞華内閣者其資為甚崇兼以付之則朝廷委用之意蓋自可見而臣稟資駑下賦性愚蒙怙恃已無雖有一意事君之願而筋力向暮實懷十駕難及之憂冒昧以居愆尤將至伏望聖慈收還成命別付時髦外穆師言下安愚分不允

良嗣曰先君既爲侍從獻可替否薦賢舉能凡所見聞有關朝廷利害天下休戚者無鉅細皆以告于君相或不著於文字則人所不知也

定謀齊力疏

又奏曰臣聞國家之治有盛衰兵甲之勢有强弱執權應變因時制宜此聖人撫中國御遠人之道也伏自夏五月封疆之臣以敗盟之警聞陛下惻然慨傷知曲直之有在爰戒師律奉天威克獲之書以日來上制宜應

變之道誠得之矣夫以敵人輕視我朝無謀妄動宜其一跌塗地片甲隻輪之不返然猶能收拾餘衆撫有大河之民者無他蓋去年修還地之好今年報敗盟之讐長驅之馬饑威夏而甘竭死顧吾猝遽之間謀既不得素定諸將之戰力亦未能齊一此宜戰伐之功尚以頃刻淹也雖然今茲仲冬歲之杪日無幾朝廷所以為來年計者盍亦蚤正而先定乎國家之盛衰比前日自可見兵甲之强弱比前日自可料願陛下乘萬寶亨昌之

始即乾剛運動之初開廓規模沈潛機筭與二三大臣預為來歲待敵之畫動靜戰守皆使謀素定而力齊一則中興之功成於此矣謀之素定在朝廷力之齊一在將帥但朝廷之謀素定則將帥之力自然齊一側聞太祖皇帝兵不過十萬而平定四海指麾如意者用素定齊一之道也臣不勝區區願望之切　又為宰相言曰邊事平日不敢輒論今日亦不得不論數日傳聞敵嘗以數十騎踰淮繼以數百騎今則寨合肥之北傳者信

則朝廷須極力料理不可緩也且雷仲輩退壽春而南是欲據淮受敵也敵濟渡而吾虛其南岸非縱敵乎縱敵合肥之北則長淮已為平地廬州豈能守長江舟楫之區彼更得之勢難遏矣或謂敵鋒不可觸稍延之深入然後依江擊之可以得志某謂今日之事當論成否敵臨江而吾將帥信能合力擊之善固無以加否則他時大江之南猶今日長淮之南也長淮之南不能戰而必曰江南可戰愚之所不喻也且力戰於淮之南而敵

猶未已則長江之戰自可圖也今必欲不援淮南而須其至江此何理哉今日之計張俊渡江與劉錡合軍而進為上策若俊未渡分精兵萬人暫聽劉錡使换仍督錡進保廬州此為中策若謾遣一軍以援劉錡為名顧望而進節制不一定無成功仍更須督岳飛下上流之師韶世忠分精兵之騎更為犄角乃為盡善　韓世忠張俊岳飛各以宣撫使久握兵于外上一日命為樞臣而收其權

先君爲宰相言曰竊見降制除三宣撫爲樞密副使以其兵歸樞密院合朝廷中外之勢通諸帥彼我之心凡前日天下以爲憂以爲難者一旦變爲平易安强之道廟堂之上聲色如故三大帥惟恐奉上兵籍之不允一何盛也雖然利害得失常對倚而不廢遇事更變則激發而復起就其利不忘其害見其得愈憂其失而後可以大有爲伏願相公周思熟計益善其後其試以所見條列于左方沿邊州縣倚兵爲安

比自淮甸蹂踐之後人情往往憂危大帥又拾之而去給罷之初傳聞或失實遠地何知一家狼顧餘皆相和而驚矣俾知本末不可無告喻之文三宣撫之兵紀律不同平日分而用之各安其所主他日合而用之固有以更屯易帥為便者亦有顧恩念舊而不能忘者安慰人心當有混一之道三宣撫所分之地平日有警便各任責今既只是統制將官在外有如塵高敵厚使誰糾合而前必待飛檄告急然後朝廷

遣發晚矣豫為期約當有應卒之策宣撫司諸將首領盡是收拾散亡與殺降劇賊其間悍狠虐下頑鈍嗜財蕩淫縱慾者色色皆有平時畏大帥不得逞一旦釋去其陵損士卒交相貨利藏匿子女之弊豈得無之彈壓整齊當有畫一之政君子可以義勸小人可以利誘前日諸帥恐其下有見利而逸者故或質其文書屬其妻子以係累其心今一旦去其統帥敵人朝暮伺之垂釣設餌寧無貪啗之人然則察視防

閑當有杜絶之計宣撫司教閲之法最號嚴肅埀賞示
勸人人精進今既分立頭項其淬礪思奮立功自拔
者必多有之至荒廢燕安苟且自便者安得無也訓
練作成當有勸沮之術諸軍錢糧專係總領司應辦
宣司按月勘請所有罷甲晝係朝廷頒降宣司量事
分給今宣司既罷合漸就法制使無冒請之弊立為
准程使無損闕之患傳曰平亂責武臣相公以道佐
人主提綱振領而收其成功軍旅之事宜盡以責右

府經畫曲折一一使之思慮相公酌其可否裁其議
論付之使行他日進退攻守彼皆不得以為言矣
東陽民或嘯聚
先君為宰相言曰東陽有少盜賊聞朝廷欲分軍捕
取之甚為得策但婺七邑鄉民多事魔東陽永康尤
甚根株連結雖亐手土兵躬受其法蓋不如是則其
家不安故一處有盜他邑為盜用者已不可勝計若
竊發處團聚已及一二千人非官軍決不能了仍須

遣發神速出其不意多用文移徧下旁郡銷其應響之患其所遣統制官更須審擇厚重練習善部轄者不至令百姓先被騷擾之害乃為盡善萬一遣兵淹留或雖遣其數目不多與統制官輕敵縱横則百姓之被害均爾蜂蠆有毒願廟堂毋忽

論白契疏

奏曰竊見典賣田宅法限六十日投印又六十日請契恐其故違限約則扼以倍納之税恐其因倍而畏則寛

以赦放之限疑若無弊矣而其弊今有不勝言者買產之家類非貧短但契成則視田宅已為巳物故吝惜官稅自謂收藏白契不過倍納而止遇赦限雖倍納猶是虛文必待家有爭論事涉關礙始旋行投印此無他官無必懲之法開因循之路而使趨宜其資豪猾而失公利也虧失公利猶害之小者至有不識書計之人飢寒切身代書售產閱時既久富家營業亦深或為書人已死或牙保闢通乘放限之便改移契券以典為賣他日

子孫抱錢取券而不得則飲泣縣令之庭而已爾臣願
朝廷詳酌下有司立為信限出限一日吏不認為交易
錢不追理業還本主典賣田宅者並依條為合同契一
處赴官投印如是則白契可以盡革上不致於虧損官
錢下不致於以典為賣公私俱利矣
先君自密承上旨聲望寖隆天下柄用之意可見而
忌之者容心矣十月除寶文閣學士以本職出為川
陝宣諭使令户部支賜銀絹二百匹兩

除銀絹疏

奏曰除銀絹係自來聖恩霑惠出使之人臣不敢辭所有職名臣實不敢祇受緣臣今年五月由禮部侍郎進直西清叨承密旨半歲之内無補涓埃日侍軒墀方切憂懼今雖躬禀戒飭奉將德意欲布之坤維未勤况痺之夫已被陞華之命隆恩雖逮私義豈安臣亦不敢過為辭免止乞聖慈俯察愚誠暫留誤寵俟臣使事歸報不以亡狀累司敗申行今日之命可也臣無任惶懼激

切懇祈之至不允

是行也上以西南去朝廷遠征戍良苦特勞勉之又適因岳飛死慮江鄂諸軍有所未喻因慰撫焉乃若省民俗察吏姦覽困窮屈抑之詞按綱馬驛程之弊亦上所丁寧者先君即日就道一一布宣悉如上旨

過襄陽

奏曰臣契勘襄陽府城池深固三面阻水一面依山新作山寨並已畢備今係統制李道梁興等戍守上下安

帖不煩聖慮

朝廷再與金人約和就委先君見北官分畫地界先君以十二年正月抵河池與宣撫胡公世將會閒敵揭示陜西將取鐵山且預差守將薦以甲馬臨關稱欲交地人情駭懼謂無鐵山則無蜀矣先君以事當從長榜于通衢仍牒北官云當司被旨商議難以便行交割得報如約衆乃定一日北官烏林賛謨尚書盖浩郎中及境先君出關迎之而士庶遮道者數百

人車馬不得進乃集其父老豪傑而問故皆曰宣諭從長之榜殆欺我耶令不延之入關而以身受制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也先君曰某慮之熟矣彼能制我我無以制彼也延之入關使坐于吾家而不去將何以處之當是時也關門閉則啓釁開則任其人之往來禍不可測是必如其所欲而後已也故吾以謂彼入則使者安而國事危我出則不過使者一死耳後豈無繼耶遂出見賛謨浩于白馬關外之百家村

以分畫賛謨曰甚處是陜西舊界先君曰自黄河以南皆陜西舊界也賛謨笑曰自鐵山以西至階成岷鳳秦皆是今當盡割還先君曰朝廷尚恐大國更有所與不謂反有所取賛謨曰奈何是舊界先君曰若論舊界朝廷郡縣在上國者多矣賛謨曰與岷階兩州須割成鳳秦先君曰某愚陋不善思慮不知上國講和之意為休兵息民耶為土地耶為休兵息民何苦較量土地若為土地似非講和本意建上國基業

必不因尺寸凋殘之區可以增高也贊謨顧浩曰不奈何更與成州若秦鳳兩州須要此是國王說定底事先君曰若已說定尚書何故不取階成岷公文又何以稱從長商議見得此事只在尚書顧更斟酌贊謨曰且問賢只如四川有箇仙人關又要散關又要和尚原應是關隘都要占却是甚意思先君曰此是朝廷土地豈可謂之占今上國講和之後將關隘須要見奪却是甚意思贊謨曰都承只要裏面討便宜

先君曰人各事其主豈不為本朝討便宜若論實情
上國于江南土地恨不盡取而有之今所不取者非
是留作人情力不足也本朝自白溝以南皆祖宗土
地旦旦有恢復之心今所未復者亦不是忘了勢未
可也但既講和日前事皆當不論贊謨曰為是講和
却須著還先君曰譬如兩家仇怨各欲吞併財產一
旦解仇釋怨結為親家聘幣交歡之後反臨門而强
取其財曰汝為親家矣當以所有歸我切不可爭如

是可乎如秦川等處以兵力尚不能取講和之後乃欲取之是亦親家取財之義贊謨笑曰都承亦不可說道上國無所還且如國王年裏大兵已至淮南淮南多少州縣講和後一時退還江南了先君曰尚書却是論行兵不是論疆界也兵鋒到處豈有便是自家州縣且如往時岳飛兵至鄧州韓世忠兵入山東不成許多州縣皆是朝廷退還上國也贊謨曰休如此說都承何似且承當却先君曰尚書說且守不是

今日和議質諸天地鬼神主上欲子子孫孫世守之
何且之有浩曰此言極是賛謨曰休休寶雞縣界直
至大散看都承面更與鳳州截散關為界先君曰若
商量到極處某豈敢固執只得申朝廷但尚書須為
朝廷思量教他行得江南府庫單貧尚書所知此後
歳幣盡是百姓膏血須教天下出得歡喜若土地更
割去關隘又取却軍民怨怒亦非大國講和本意賛
謨以手畫案曰此外是沒商量先君曰且俟具奏取

旨贊謨曰都承所得少便申令得多何用申先君曰尚書便以河南見還亦不敢受須候朝廷指揮二人相顧笑先君出圖示之問商州如何浩曰國王已有指揮要割且俟作公文去各退歸次良久令人傳語送到牒一紙牒首曰令與江南之使議定下項第一項永興軍路東南至唐鄧西至秦鳳南至山南不係永興軍路州縣牒後云已差閤門祇候李某日下交割先君再往見之將與言而牒已無所付迴顧左右俾設

案置其上而指示之曰早來商議並須取旨初非定議也當須先改定字又問永興軍路一項是甚處浩曰是商州先君曰何不明言商州無四至亦須指定不宜包裹又問最後一項祐州是甚處贊謨曰便是岷州以岷字是國諱故改為祐先君曰但減去字畫亦須明言祐州即係岷州贊謨曰也得先君曰具奏取旨須待回報贊謨曰江南已説定都承不肯交割如何先君曰前日為見來文有交割二字即牒貴司

先理會此來只是商議貴司回牒云即無便交割之理回文具在今乃不然何也贊謨曰若不交割定是不便先君曰使者但能遵守朝廷指揮若專輒却是不便贊謨曰國王必怒先君曰國王亦須聰明豈有使者不遵禀所受指揮而擅以土地與人贊謨曰若未交割且便退和尚原兵既是講和又却聚許多軍馬要做甚先君曰若不係所割之地如何管得屯兵若是合行交割早得指揮兵自晩退矣贊謨曰都絲

又不交割又不退兵耶先君曰使者非主兵之官當
問宣撫司且如淮陽軍與淮東對岸不知上國因何
聚許多軍馬令雖講和尚書能一面移文使淮陽退
軍否浩曰尚書何如且如今都承申去贊謨曰某却
如何得回遂置公文袖中先君曰急遞公文只一月
願尚書少待之贊謨曰不交割且自去既而又曰某
今夜不去都承甚處宿先君曰尚書宿此某亦宿此
少頃贊謨起曰某有氊帳在前面可同往帳中飲耶

更商量此事先君曰日已曛黑有商量俟來日揖而上馬命作樂以送之俟其去久徐引而歸彼亦無所措也先君即上疏云

奏曰臣所與北官商議其初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論難往復漸次聽從其確然欲得者秦州商州和尚原三處乃川陜咽喉要害之地皆不可輕許而和尚原最為不可此原內蔽四川而尤切于鳳金人在邊境我得鳳州無益失鳳州內有仙人關川固未能遽入但騎

兵長驅歷興州而至梁洋三郡路平如掌並無限隔我以輕兵戍之勢決不保悉重兵屯之糧道不繼當是時川之一臂枯矣宣司之兵今多屯于梁洋若鳳州危則階成岷悉在外數郡歲供和糴近二百萬一旦動揺則梁洋之兵必不能聚欲收以入川四川不能盡給也商州在南山諸谷之間為金洋均房之門戶外有七盤關下瞰長安故金人以此為急金人得商州則與唐鄧聲氣相接非但金洋均房不可立襄陽勢必甚孤前日爲

林尚書面出分牒一紙包裹四至不明言商州但云永興軍路東南至唐鄧西至秦鳳南至山南不係永興軍路州郡問之則曰永興軍路乃商州也如此則於均房金洋凡在山南郡縣皆有妨礙再三商議不肯改换臣須具奏取旨遂取去公牒秦州在渭南而地勢與河特侵渭北㶚河反出其後金人不得秦州則與涇原諸路相隔朝廷無秦州則階成岷鳳外無屏蔽但以輕重較之金人于秦利害為重在朝廷為稍輕爾此三處無一

可與臣緣和議大計已定北官自鐵山以西旋次裁減十去五六如成鳳等處皆已差知州隨行令所欲三處確然不肯商議度其勢未可遽回故欲且與具奏續為陛下計之而北官强臣交割退兵臣不敢從若朝廷徑遣人赴軍前求之皆尚有說北官謂商州時侵出山北與南山不齊不可立界然自長安南入容道尚二百里方及商州自商州又山行百里至豐陽豐陽百里至上津乃令商州移治去處朝廷必不得已取商州舊治捐

與之而以豐陽為界則門戶猶半存也秦州舊城已廢今乃新築小壘勢苟不能皆全捐以與之求貸和尚原為藩籬恐或可得如其不然少增歲賂以贖之亦可此外臣不知其可也異時吳玠固嘗失此然出于一時倉卒金人暫得之後由和議旋亦捨去勿謂曩嘗失而無深患也

三月坐向者刑部有差誤事降一官五月除端明殿學士川陜宣撫副使兼營田使轉朝奉郎

奏曰臣竊以朝廷以上流為重上流以陜蜀為本雖鄰
國通和兵甲不用然取百郡之賦饋十萬之師惟安靖
不擾漸與國為休息然後可以上寬西顧非輕責也顧
臣何人輒當此選崇資峻職復畀付之臣欲盡瀝肝膽
極懇固避則軍無主帥事已留積帝閽萬里何日可聞
臣除將宣撫司職事已行管幹外所有轉三官并端明
殿學士恩命伏望聖慈特賜寢罷選德望威名著立者
倚分一面之憂然後為稱臣無任惶懼激切懇祈之至

不允

樞密虞公允文嘗誦言之曰某舊與諸將往來見其私居言動之間罔不忌憚如家家有一鄭宣撫在焉殆不可曉又曰吾蜀困敝如巨瘡日益潰爛為之悉力醫此瘡者非鄭宣撫乎而卒以禍其身可痛也蜀人之論大率如此至今田夫野老每一言之以手加額有繪其像而置祠者未始或替也

檜既隙矣而先君所嘗按劾如宋蒼舒賈思誠輩寖

媒孽之冣後總領錢糧趙不棄臺諫余堯弼巫伋從而迎合誣陷以取富貴檜所使為勘官宋仲堪者蒼舒之弟也遂將父子分置嶺表骨肉流離生計蕩盡而先君竟歿于瘴天可問耶當興獄時舉世知其寃而莫敢言獨添差利州路軍馬都監賀伃疏述先君勞績以一家四十口保其無罪檜大怒即除名勒停枷項送橫州編管仍許管押使臣兵級等以回日推賞伃到橫遂死伃非管軍者先君與之無素也二十

四年甲戌先君自春感疾至夏以其生之月日終于封之寓舍謂家人曰吾生死于是日非偶然也索紙筆書兩頌翛然而逝　舊聞先君寤生盛夫人先夢神者以甲寅二字相授尋推之則生之時也其將使蜀也有大星自紫微垣入于參井之間而遂不見及將出蜀也復有大星墜于利之寶峰山彩散而聲裕見之者以為異先君所為宣撫司奏報及其他文章豪冊十數盡為宋仲堪之所逮取後莫知所在故良

嗣錄鎮蜀以來事皆不得繫先君之文又先君遇子弟特嚴密而良嗣在侍旁日復騃不習知今據所記憶者恐不能十一二姑為之傳藏于家後之子孫其有立者能搜訪而續之尤所望也

北山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山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郴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周興岱

謄録監生臣謝錫位

北山集卷二

宋　鄭剛中　撰

修修𢥞前蘆

修修𢥞前蘆孤瘦倚青玉心虚知夜凉風葉亂相觸使我入幽夢如在江湖宿方兹困炎曦愛爾眼中緑奈何柔脆姿行犯秋氣肅霏霏霜露中菱荷等摧殘大抵無勁節不及歲寒竹

砌下兩修竹

砌下兩修竹翠色含烟新盡日肯相對蕭然如可人清風動遥虚亦不厭我貧時時一相過吹拂席上塵二物有嘉意慰我窮悴身常觀有道者尚與鹿豕羣奚必廣團聚闃闃如飛蚊清風與修竹吾不失所親

讀坡詩

公詩如春風著物便新好春風常自然初不費雕巧又如荆山玉不問多與少傳流落人間皆作希世寶吾獨

恨造物生我殊不早不得拜堂下朝夕事洒埽追扳邈難及清淚出幽抱

書齋夏日

五月困暑濕衆謂如蒸炊惟我坐幽堂心志適所怡開牕面西山野水平清池菱荷間蒲葦秀色相因依幽禽蔭嘉木水鳥時翻飛文書任討探風靜香如絲此殆有至樂難令俗子知

寄别左與言

寒生坐孤窮浪迹遠覊離千金買卜龜所用良失揩如
閑過瓜期騫揚引雄肴放直州縣腰間作臺省步念欲
拜公別心往足不赴銘肌荷恩知癡坐乖禮數可但顔
甲厚頗亦背芒負梅雨五月寒涸涸緑烟樹二嶺遮夢
魂不到船行處安得赴雙槳翩翩若鷗鷺

寄贈張叔靖

堂堂張侯好眉宇照人氷玉無塵土憶初解後共杯盤
姓字未通心已許參商別後各天涯屈指流年不勝數

何知策馬忽東來扣我柴扉叙寒暑相親顔色愈敷腴
不俗胸懷細項吐使人頓歲飢渴心如飲甘泉餉服脯
吾生寒苦衆所知眼高無人人不與技窮漸覺蒲柳衰
進取一塗方首鼠有心斸治土田園束手抽身事農圃
荷鉏今亦粗成趣頗有嘉蔬待春雨所恨松根長茯苓
僻寂無人堪共煮安得溪霜素月高促膝與公長夜語

謝潘令衛惠松木

子美欲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顔嗟我一

室久疎陋風飄雨剥堵不環欲具茅茨小編葦斤斧四顧家無山誰謂潘郎坐華屋肯為湫隘興永嘆恵以南山好松栢翦伐既就皆九九我令樸斵遂有日居處可望菴冗寛方知廣厦庇寒士子美之論非髙談古人骨朽髙義盡習為鄙吝風俗慳皆使如公眼青白古人風義當復還吾聞淵明謝主人冥報止謂因盤餐公今飯我徳何啻淵明詩來猶可攀

觀溪漲

入夏天不雨溪流僅成派一夜漲梅霖拍岸輒澎湃衝犯無隄防奔騰起湍瀨鷗鷺驚以翔蝦魚鼓而快聒耳如殷雷聲勢殊未怪曉風吹亂雲日出陰氣退所謂暴集者縈紆已如帶浩浩北海若遐想見尊大溟漠函萬象吞吐容百怪小哉此溪流其涸可立待是以古君子德量戒褊隘

家有小園比他處果蓏倍登或問鄭子何術致此

告之曰漢武帝使海上縣官親漁魚皆不出其

後捐以予民則魚復來因知天之生物本以惠
濟窮民彼富足者不可兼而得也吾貧甚矣安
知造物者不以是少私之耶戲為一詩
吾聞縣官漁海魚不出捐以予民魚乃復天之生物豈
無意殆欲憐貧補不足吾家元無二頃田卒歲何人分
半菽小園自幸有餘地背負經書刀鋤斸年來種植類
槖駝隨手高低便新綠魁然瓜芋塞區肥無數桃梅壓
枝熟既收矣燰閑鬅麥又摘多穰過拳粟雖無蓄積累

瓶盎采掇猶能飫腸腹天於此圃非偶然坐作山居野人祿

罷回祿 并引

宣和辛丑睦州妖賊嘯聚服絳衣執兵戈破郡縣所至民居無小大焚之鄭子謂五物皆有神火為物回祿司之此盜之興以火為威灼燎惟盜所用神惡得無過哉作罷回祿

回祿為火神威權尤貴重年來何失職權為盜所奪此

盜假爾威蜂蟻聚徒衆煌煌萬炬光灼燎隨所縱烟氛障白日烘炙盛騷動老幼哭無家禍虐人所共使人不見此聦明欲何用神而審其然可得亡制控忍使盜意滿生民負焦痛爾過不可文反躬當自訟

辨畢方并引

柳子厚按山海經謂鳥有赤文而白章者名曰畢方善為火之祥嘗為文以逐之往年東南寇犬火熾説者謂所在不能司察畢方之過欲大修

驅禳之術以戒未然鄭子聞而笑之曰窮民失業乃相攻剽白晝秉炬而相焚初無祥也作辨

弭方

比屋皆良民爲盜豈無以富足義所生貧窮盜之始凍餓家無儲追呼官不已妖幻隨鼓之安得不羣起縱火資盜威勢固自應爾可笑說者愚輒欲效柳子赤文而白章召禍豈其理東南瓦礫墟所向輒千里如何好事者逐此不逐彼

前山尋蘭

眼債未全無惜春心尚有喜聞幽蘭臭尋過東山口披叢見孤芳正似得佳友小鋤破蒼蘚護致歸座右秀色逼塵埃清芳動窗牖愛媚固無厭嗟惜亦云久今為花木者貴重無與偶第能吐青紅貢獻率奔走官舟塞古汴往往載蒲柳爾何守幽林國香空自負所幸無改芳可使名不朽

簡潘義榮

高槐記得綠陰垂見公承詔趨丹墀令茲疎梅美香粉
公坐鯁切還棲遲甘辭軟煖定速售此獨難使壯者爲
苦言瞑眩上所急出林之木風摧之嗟吁世路每如此
我常感激橫涕洟貫生妙論逮伊管絳灌之屬猶可移
長孺忠言豈真戇其如御史能飾非到頭至始天所惜
未肯容易登臯夔且令投置在閒散藥傷補敗終見思
公還故鄉掃一室古書名畫四壁圍賓客相過具杯酒
一笑萬事榮辱齊雖然公豈忘世者終念后稷由己飢

吾皇嘗膽愈思治宣室賜對行可期當有今時張萬福懽呼再拜迎公歸

酩酊且飲酒

料峭社日寒酩酊且飲酒中原困干戈強敵未授首隣邦復蟻聚傷殺官吏走使者部民兵經月但斂手豺狼羣小心伺隙欲嗥吼吁嗟一身多況復家數口信如古人言天地在杯斗

建炎丁未自中夏徂秋不雨七夕日戲成一詩簡

牛郎織女云

今夕知何夕織女逢牽牛雲軿擁高漢仙事傳風流人間適焦窘龜兆生田疇當時大軍後皆抱糠粃憂我勸二星者鵲橋無謾遊曷不攀天河駕浪鞭龍頭共化油然雲白雨淋九州無庸事機巧下副兒女求良宵幸欵曲深願爾自謀無令一年中虛煩天地秋

代答

高才沐新詠筆力回萬牛諷我挽河漢溥將膏澤流吾

閶天甚仁愛民頒九疇人間失彝叙乃有偏毗憂列星但隨旋一氣同浮遊詎敢弄天柄私恩回旱頭胡不自修德和氣浹九州奚煩雕腎腸詩章遠相求君其諭鄉隣此外無良謀尚幾駐車騎俯爲觀有秋

巨濟弟書夢求詩爲賦古風云

稽首叩徼妙下筆書符若風雨又復沃之瓊丘泉過口腹腸如火煮臨行戒以食腥臊轉首遽然成栩栩吾聞有夢皆想成此夢恠奇非想取良由夙業種根淨故此

通玄受真語會當役使三足烏倒景乘風見王母惟予
墮入世網中非孔非顔莫知祖獨知抱正禦魑魅符篆
常疑不吾補但留真火固臍下每視丹砂賤於土飢來
得飽即快意荼薺饘䬴等甘苦那知好慕長生人保練
形神乃如許因觀侯夢悟昔非嘆恨此身殊椎魯便尋
金篦去眼膜爲汝他年看輕舉

送林懿成解兵掾

公喻如龍媒秋游身有神暫此地上行氣壓凡馬羣我

喻如麋鹿野性不受馴逼迫到城市邇邇常畏人自知兩相懸無以追後塵故其拜典謁曠廢不及頻時於清夜夢論議容相親公今瓜過期行色催車輪窮達稍異趣細歡復何辰悔不忘鄙陋日為門下賓周旋奉誨語藥此傷敗身追念己無及扳緣寧有因但能側兩耳聽公登要津上固知俔寛俗吏徒云云

午睡

藜羮飯脱粟窮達未須計日中困炎曦到枕即昏睡營

營百為擾合眼盡遺棄翛然一榻間爛熟見真意欲識
太古風去此不多地我願四海平圭竇永無事夏卧法
曹尊久夢公孫被

寄姚文發

芳蓀小綉肩相拍拍初同作江湖客夢裏春風三十年
青銅照我頭都白與公常日話瀟湘恨不此身生兩翼
何如附驥得千里再此搜尋舊踪跡倚公覩物能我念
小字密書盈一尺報言扶膝所經由興廢存亡皆歷歷

吾家甘棠人所憐今不見鸞空枳棘至如叙述所知友
但若前生畧相識恍然沈痛念平生讀盡寄書清淚滴
自嗟顦悴百憂身慘慘中腸常感激去年邂逅見中都
我正蹶蹄遭棄斥相隨扶病出幽巷買酒歸來欵顔色
懐書亦復清渡灞從此參商遠睽隔公今館置得賢府
厚禮温顔同古昔車魚足意長鋏閒越聲不用思莊舄
果能援筆賦鸚䳇自可使人皆辟易他時依倚就聲價
疏蹻何由不離繹惟子拔置與渫中轉轉窮愁滿胸臆

春蠶未繭官督之將䅰輸租瓶盎罄將斸治十畝園竹徑柴門閑聲寂聲名雖不暫羶香不願埋頭如李赤爲公書此報東風一夜楓林闗塞黒

天寒

清寒作新雪玉花僅堆積雲破煦朝曦數霤忽消釋餘陰變小雨頗似煙冪冪時見庭前梔枯梢水珠滴破愁無尊酒慰眼有書籍涵泳度窮年所得固清適

自笑

他人將錢買田園尚患生財不神速我今貸錢買僻書方且貪多懷不足較量緩急堪倒置安得瓶中有儲粟自笑自笑笑我愚笑罷頽然取書讀

歲暮

頽風動高空陰雲壓平野霰雪跳珠璣歷亂擊疎瓦袖手對寒窗寂寞如噤啞良朋莫相過誰可慰懷者豈不念得醉傾壺絕餘瀝火銷燈燼殘一被不踰蹀天道無私窮其窮則命也

家旁有廟其巫每歲旦必鳴角作法以觴其神隣

里聞角聲則知其將曉矣

村巫吹角天將曉里巷拜年爭欲早我驚節物懶下床

眼看屠蘇心悼惓未能免俗出門去禮數乖煩無所考

春風堂堂不顧人自向池塘緑春草誰知此鬢不堅牢

一回如此一回老

浦江書院中

弱雲障陰黑疎雨美纖細寒燈不生花庭户起愁吹蟲

話已停聲夜半亦何曾失手置書卷撫心自驚悸念此十年間分明隨夢寐一從雙鶴飛顧影亦顦悴病添女子愁貧喪丈夫志遠去松楸旁團聚類兒戲千金買卜龜所用良失計孤悲愈綢繆萬感集腸胃捲被拂空床斑斑落清淚

六月初八義榮司諫自福慶山見過奉陪遊西岩以新茶烹石佛抵暮出山明日成古詩一章為謝云

窮巷絕輿馬衡門翳蒿萊煩公赤墀步踏我幽徑苔念舊昔云有此道令微哉俗薄風義重稍壓萬古回衣冠冒暑至笑語帶涼來媿無一尊酒臨風相對開乃得陪杖屨崎嶇訪岩隈野寺生網蟲長廊闃頹摧睟容守孤殿坐對寒爐灰公獨屑瓊草芬馨薦中懷但念石佛古豈顧多塵埃妙語入幽隱高情肆徘徊良覿若易奪半規忽西頹溪分隔流水歸途恨難偕獨立久瞻望烟林綠洄洄

晚村

暑雨霽餘飛翻溝水鳴玉半規入嵐霧平疇愈新緑時有牧歸牛一笛過山曲吾廬附幽深四面蔭修竹垂雲下林梢驚烏自爭宿夜色廹書卷呼童具燈燭

始生之日石子壽我以詩所以相屬之意再三甚厚飲其酒歌其詩既至于醉也援筆為十韻報之

五月居山晝清永槐度微風舞踈影兒童喜我懸弧辰洒掃庭除具盤皿烹鳬雋鵠未易辨肴核隨時享桃杏

頗當杯杓念吾親每歲在旁珠㓑㓑今茲坐席小睽異
便覺親朋歡意冷遠煩濃粉研蠻箋細寫親書過修嶺
堂中久闕起予論遽此讀之雙眼醒遐年厚福定由天
囑我既勤當謹領永懷嘉意不能休少慰蓼莪心耿耿
為君儘放酒杯深搔首浩歌成酩酊

讀蘇子美文集

嗟乎吾不及識蘇子美誦讀遺文淚如洗公文意氣何所
似猛虎負山蛟得水或如秋風入松竹或如春溫煦桃

李文章乃爾人可知何事亨衢半途止定應豪氣壓凡夫不學持圓媚脣葢狐芳獨寄叢林中安得飄風不狂起一盃失舉强名之包裹鋒芒扼而死天乎天乎庸可問如子美者使作滄浪之釣民爾

挹潘文虎

親朋數日聞俯仰作禮數既事還書齋妙畫倚庭柱春蚓細縈紆知子常我顧坐此塵俗因顔色阻良晤遲疑負中心恍若失所遇新詩令鼎來車馬審留駐撥置或

少間尚幾枉前步別來胸腹奇彼此欲呈吐當為掃中庭柏子香一炷

感秋時寓龍德寺前

西風吹澹雲小雨送殘熱負砌兩梧桐黃落下一葉中宵暗燈火冏冏窗前月孤懷掛清愁誰此伴心折自顧欲何似幽巷在窮穴感動發悲鳴啾唧夜不絕曉起對青銅兩鬢生華髮

辛丑正月十三飲南廳

小槽湿湿流香乳玉壺注入金鸊鵜甘脆鋪陳薦肴俎環爐數客不停舉酒酣耳熱燈前舞呼鳴不作兒女語未到山頽且撑拄窗外濛濛正春雨

寓靈峰寺感懷

遥風入林篠淅瀝生夜愁明月過窗牖照此虚室幽念從出懷綳志在承箕裘唯知業書卷何嘗識戈矛去年妖寇興盡破東南州烟來走官吏火過成墟丘豺虎恣搏噬鼪鼬嘯朋儔磓俎血忠義罝網羅善柔皇皇勢窘

急有鋍即顧挍挈妻負幼子敢謂生可偷潛遁得幽僻

如魚初脱鉤妥尾定驚膽餘魂漸能收今者王師來元

兇已拘囚巢窟有餘類尚此稽討搜參商隔弟妹阻塞

無書郵家在北山口煙林裏滄洲更此亂離後當無一

椽留何但一堂廬最苦悲松楸使我思歸夢枕邊清淚

流嗟嗟廟堂客為國須早謀積薪從下燃誰云無後憂

願令弄兵者依舊操鋤耰勿俾太平世蟣蝨生鬢鬆

靈峰聞秋雨

夜靜荷池葉翻翻聲如珠璣落氷盤小窗客夢忽驚破
知是秋雨來池間清曉陰雲壓前山凉風飄蕭起林端
病身便覺衣袂薄蒲葵已作無情看田家喧呼各相勸
年豐可望糠籺寛更願朝廷念東南吾儕自勉加盤餐

宿長安閘口

天寒雲氣陰地闊江岸敞鼓動風勢狂掀簸浪頭長單
繩纜扁舟避雨宿深港上有阿蘭若危鈴作孤響一夜
魂夢寒鄉國勞遠想清霜作朝晴舟師動帆槳

安之叔盜後為素求詩以此寄之

青黃圓非瞽者事五色亦解盲人目皆知鬼瞰高人家爭欲相夸造華屋吾門令已似參元更喜吹簫有名叔樞蓬牖甕編此居憎視紛華如桎梏凝塵滿席一爐香不以色界為可欲自非純白不受垢脫洗安能異流俗我方草草排數椽隨分鷦鷯一枝足簷前但許風月到門外不妨松竹綠其他世幻何足云自古賢人在巖谷

憶書

先子晚漂泊家蔵無全書屋壁零落者雨壊鼠竊餘余生苦嗜古葺治十載逾上自大父來手澤之霑濡下自子從學筆力之傳摹蓄積梢浩浩籖牌漸疏疏去門闌盜興烈炬燃通衢反覆竊自計蕭然一先廬茅茨蓋空壁下無金與珠盜當知我貧肯為留此居方更埋書帙顯號緘鎻魚誰知妖焰來一燎隣里墟家雖託南巷屋火書亦無萬古聖賢語隨烟入空虚所聚忽消散腸熱唯驚呼吾憐衰蹇身視人百無如每幸對黄卷白日聊

自娛今者坐窮寂頓覺雙眼孤夜夢亦驚枕憂心梗難
舒大慮廢文字寖久成頑踈未免伴畦丁冥然荷犁鋤

壬寅年南遊離白沙

木杪日未升四野落寒霧昏濛失岡巒咫尺見行路我
獨何區區犯此寒色去重傷寄蹇身百事已遲暮既不
早衝躍要津先自據又無二頃田林泉閉門戶方此念
友朋升斗活車鮒行行乖素心芒刺欲誰頁

至金谿與康功

客子遠羈棲天寒夜幽獨擁被薦狐枕感嘆不自足念與公平時書卷共燈燭事業志遠大可但慕爵祿驟裹頭不垂果此先噴玉駸駸官職場意氣已神速我方坐困苦一命綫相續盜雖哀王粲屢作礁上肉屋廬化飛烟瓶盎無儲粟豈不隣北阮分者誰半菽今茲尋友朋慙甲生面目波濤歲云暮正作垂翅鵠公無遂獨笑忍聽窮途哭

宣和壬寅仲冬二十六日留别臨川陳泰顥

江南浙東千里遥雁聚沙汀無定跡偶然握手如平生
祇恐前身已相識不然安得一羈旅披露傾君出金石
我今漂泊又西去草草分襟實堪惜孤舟漾水如輕葉
何處烟村倚灘磧明朝横枕清浪頭夢破霜風正相憶

至豫章茂直座上戲書

憶與故人分此袂倒指數年今不啻天涯何意得相逢
一笑向君聊破涕靜垂雙耳聽韶頀濯洗凡襟無鄭衛
頻將短燭翦寒花正恐今宵如夢寐

別茂直

故人官江濵鵲鵲起清望因漂似木偶千里遠相向窮達懐異趣雅故恐遺忘曁我即門墻公喜不可狀握手問辛苦容我細伸吭凛然高義生開懐出雲上銜恩在雙腮圖報心愈諒歳暮天益寒江湖足波浪篋中乃得詩安流反門巷

盗焚浦江龍徳寺經藏與卷軸化為玉諸公談禪論佛指真畫偽如泥中洗泥余竊不取且火之

焚物無所不壞獨經卷不隨土木灰燼者理固
灼然豈俟多談因戲爲一詩然不可以付寺僧也
盜火阿蘭若一燎無餘屋獨此龍宮書入火變爲玉琤
然斷甓中慓怢猶可目衆謂有哲匠祕願發心腹提斧
入崑山雕鐫作奇福不然紙墨灰委地安可觸或謂刻
楮者一葉尚難速誰能俄頃間就此千萬軸吾聞一切
法萬物皆具足法存形豈忘法壞形乃覆彼既自斷壞
智者莫能續是書佛所傳法性妙含蓄無盡如虛空生

滅自興伏貞嵓無動揺堅固莫摧辱文字遂因依清涼逼炎酷吾又稽儒書如彼莊周屬亦謂忠信人水火不能毒矧此微妙語天人共歸宿豈容輕破壞一槩隨土木想當妖焰燃人驚鬼神哭烟消火力寒撥灰開韞匵告爾緇衣流營修愈宜篤當求琅玕類刻以函其牘勿謂字畫泯不可事觀讀目擊道猶存况復具輪轂

玉女泉以招提孤僻而名高華清泉坐天寶荒淫而取誚元章寺丞作古詩一章廣坡公之意為

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鄭子竊謂天下之邪正美惡分明如黑白其有失所處者非知而為之葢見善不明而自以為是也自以為是則雖有先生之辨將柰之何哉次韻作玉女泉

安陸玉女泉寒流隱叢薄驪山華清泉顯貴頗昭焯二泉仙所留煖氣注瀉濟後世入山人塵垢頼疏瀹詩翁道眼明賢否善商擢以謂驪山泉有過不可樂其他雖寂寥清譽未衰落都由天寳時淫侈正乖錯山水濫榮

遇識誚亦難濯出自安陸者于今澹如昨耕犢資滁弄
嚴竇不扃鑰地僻號幽窮名高等河洛猶人抱材器戒
在羞寂寞詭笑事權豪溫顔捧杯杓豈不暫羶香遺臭
非畧畧噫嘻此誠然但可付談噱趣向如東西岐路本
來各君子有顧藉小人無愧怍營營在聲名遑恤墮溝
壑如古李赤者章句頗能作溺鬼豈不汙自謂得所託
清都與鈞天盛事咤揮霍謟面就椒蘭挽救不可縛萬
有一如赤其肯在窮約乃知詩翁言可忌亦可樂政恐

清華池憎翁非喜謔

臨刈旱苗

我懷高卧心而為貧所迫挽我赴塵賤動與幽趣隔磽田能幾何旱穗正容摘豈便得收斂半屬租種客分爭既不賢烈日仍暴炙勞生可羞嘆皆為糠粃窄使得二頃肥凶年不相厄豈復論錙銖驅馳在阡陌自當杜衡門清坐對書冊餘粟釀醇醪笑似雙鬢白

即事

夏木垂嘉陰中夜微雨集晨興涉西園爽氣衣外入側身過幽林葉上見餘濕菰蒲暗池塘有鷺如玉立樂哉吾此居時平足堪葺

丁未四月與李叔佩還錢塘道浦江井坑嶺賦此

詩

扁舟絕驚濤芒屨陟修嶺躋攀雖小勞窈窕豈人境巨石開雙闕有道細如綆其中漸寛虛闊步隨所逞古木垂嘉陰一覆餘里頃寂寂豔山花沈沈晦龍井時有飛

泉落噴薄珠玉冷毛骨皆清凉反顧發深省麋鹿聞人聲駭去山之頂春禽正對弄決起不留影豈知道上翁甚愛幽獨景如何蒙鄙外一笑不相領負負出前山遲疑夢初醒

王倅生辰

日馭駕輪入東尾望後黒月將浹旬惟時十月二十四積慶高門生異人霏霏霜華翦寒梢天地嚴肅無妖氛秘藏和氣付賢者粹然不受世俗塵觀其玉潤得嘉耦

義之正恐爲前身自從平步官職場事業磊落難具陳
東陽古郡號富壤冦火之後風俗貧征財榷利日擾擾
藉公獨與人爲春坐令七邑再生育此徳重大無比倫
吾聞造物甚昭爽報公以壽當如椿我公骨相已奇尤
道氣日日生精神他時雍容入廊廟端以黄髮爲甫申
題輿雖此暫留滯隨分亦可酬佳辰庭前香霧欲雲起
可無一醉歡邦民

暑雨

結廬在深寂芳簷蔭松蘿天晴風日温時有燕雀過令茲夏暑雨衡門可張羅永嘆復自慰幽興吾亦多

和何元章

持此樽中酒試共評韓柳高才鳴道與俱是希世有宗元失所依論者微謂醜退之甘窮約名字全不朽至今雌黄言流落書生口大抵貴致遠成者未為首遑暇議古人吾其御所守

潘叔愚詩有歸家更讀萬卷書之語義槩司諫為

其末切於道也則作詩以警之而其序乃有終日談禪之語鄭子聞而笑之且書既不必讀則禪亦何必談乎復作一詩呈司諫公用前韻也

弟見兄賢文學飽意欲書卷窮探討兄知紙上道不真為弟談禪說枯槁弟兄遊戲作三昧妙語生風洗煩惱頭鑽故紙大是癡口祇談禪癡不少㝠㝠道妙不容聲口語文書俱未了雖然公豈不解此慧力絶人先洞曉暫借北山葛藤話誘引羣生入深渺雲堂齋散歸時想

自把萬緣俱一掃

題赤松

世謂仙易得漢武吾所知終老坐迷安海上求安期世謂仙難得二王等兒嬉安期自來顧一笑相與歸難易詎能詰懭恍誰復窺千古赤松事話者君勿疑淩遐與倒景物外非無之要須功行滿乃可超塵泥無懷輕誕心鶴鹿浪欲騎安期寄語謂世人初平不是牧羊兒

覽鏡

短髮不盈梳年來半斑白吾今四十二敢望能滿百負郭苦無田安居未成宅况復世路艱國步日侵迫未必松楸旁常得看書册區區抱短見貧賤中外隔寄此鄉國間踪跡亦如客覽鏡酒杯空浩歌天地窄

代上傅帥十二月二十三日生辰

牙城霜月紅稚耋擁晴晝百拜黄堂前共上太守壽皆謂去年時流民競為寇一闕驚江南衢婺幾失守徬徨千里心竄逸欲相蹂公以活人手銜金力營救信賞激

忠勇厚禮羅傑秀坐使羣寇消遁去如驚獸邦人未遑
息鼠輩復狂噉郡兵無奇畫轍亂失領袖閉關守孤城
惴慄鹿在囿我公登高墉威德即下覆仰見吾父者歡
舞悉解胄一犁春雨耕樂業遂如舊生成荷終始銘刻
念前後公之所常活庸可億萬究吾聞天地間禍福靡
虛授陰功滿東吳冥報豈容繆當能壽我公炯炯如列
宿下吏聞此言喜躍倒冠綬中興須鉅人理亦天所祐
矧復有厚德福祿宜愈茂自恨如漂萍孤跡太冗陋邑

佐雖賤役不許久奔走行將罷摘尾違遠去左右斂板
集公門依依已延胆

石季平題李南畫石之傍曰疊石為山已是一重
公案況畫者即鄭子見而笑之明日戲成伽佗
問隨緣云隨緣居士即李平道號也
筆畫與石疊二者均是假惟彼此間山如疊亦如畫要
當論真空萬物同一馬隨緣判此公案時不知筆作麽
生下

每年家釀留一器以奉何元章令年持往者輒酸

黄不可飲再以二尊贖過仍為此詩云

吾廬託窮巷有酒無佳客年年家釀香延首定攀憶分持遠相遺豈問杯杓窄所貴明月前共此一尊色去年冬苦寒雪水塡四澤甕面蟻不浮弱糟無勁力瓶罌貴潔清而器不親滌泥封意雖勤審視頗無則如聞近所往惡味同食檗恨無醇德將非緣踰日昃大類獻空籠報賜煩雙璧元章先有二詩見謝想當設有餌清興隨太白流涎

不及味顧我豈逃責我貧如陶侃毎蒙鄰舍徳墻頭有餘恵不敢自專得令復再分獻庶以補前愆願公領微衷畢此無餘瀝

對竹

勞生分素定大患天所辱時於塵埃中許我對修竹此君風味高瘦骨不生肉烟梢隨新籜當面變蒼玉風邀嘉月過衆葉亂相觸寒光下照之到地影猶緑誰能相從飲莫聽人間曲細響侑孤斟洗却一生俗

擬和

馬瘦未爲病不仁人乃辱樂哉仁者居更對蕭然竹何曽不解此日食萬錢肉寧如祇藜藿却有階前玉影亂鄰侯書顛倒手都觸清風過餘凉散作酒尊緑踈金忽瑣碎天際一鈎曲婆娑觀此身要俗不得俗

北山會飲

四圍明窗香霧塞酒射玻瓈成琥珀無多酌我先有言須識次公爲惡客長鯨豈問湖海寬偃鼠定知胸次窄

後園雜花如錦折風雨顛狂那可測主人娛賓寧愛酒勿以杯計當以石君圖繼晷膏可燃若欲留春古無策

南陔五章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四句

南陔補亡也念劬勞之恩重痛逮事之無日故作是詩

以慕焉陟彼南陔有風惟薰曷念劬勞華髮盈巾彼髮之華尚可翦也嗟嗟吾親不可見也陟彼南陔其薰遠兮慨我功名令亦晩兮功名之晩尚可為也嗟嗟吾親不可追也彼居之子庭闈休休愛日之念胡弗省修瞻

彼禽鳥亦哺其母養而弗離於孝奚取敬爾身矣懌其
親矣逮其暮矣云何吁矣

北山集卷二